



文肅公外集

椒丘先生傳

門生晉江蔡清述江西按察司提學副使



先生名喬新字廷秀姓何氏世家盱之廣昌朱寶謨閣直學士謚文定公坦之喬吏部尚書東園先生第三子也少多疾

九歲始就外傳讀書穎敏過人年十一讀通鑑綱目輒了其

大旨有問者備舉其首尾若道目前事聽者忘倦刑部尚書

匡山魏公侍郎豐城丁公皆以偉器期之翰林修撰周君中

規嘗至先生書齋見壁間懸新城朱文徵所寫丹鳳鳴陽圖

文肅公書集

中規因歎文徵多能先生徐曰此非學者所當為也中規異

之因問所閱何書對曰陳子經通鑑續編也曰子經書法視

朱子何如曰先輩著述非後生所敢議然呂文煥之降元不

書其叛張世傑之溺海不書其死節曹彬包拯之卒不書其

官紀義軒則採怪誕不經之談書遼金則失內夏外彝之義

似有未當也中規大驚因白東園曰三郎學識不易及也景

泰庚午赴江西鄉試時姑蘓韓公雍巡按江右欲私見之先

生辭不往及入試主司天台章先生取得其文擢置第一監

察御史周君孔明以東園方典銓衡懼抬物議乃移置第六

明年會試禮部名在甲榜翰林學士江先生淵亦避嫌移置乙榜例授教職辭不就及東園致仕廼登進士第觀政工部嘗奉使淮西巢縣令閻微少學于東園以白金文綺爲贈先生力却之微曰吾以壽吾師非贈君也先生曰子欲壽吾親因他人致之則可因吾致之則不可卒不受東園聞之喜曰吾兒如是吾無憂矣景泰七年春擢南京禮部主客司主事政務甚簡終日閉戶讀書宗伯姚公重之語人曰何主事方爲時用恐其不習於政奈何乃檄先生收糧先生平斗斛謹出納嚴勾稽而痛懲奸吏之侵漁者姚公喜謂先生曰推是

以往無施不可矣會丁東園憂解任歸宋樞密陳文定公父墓廣昌世稱吉壤其子孫貧甚欲鬻其墳爲東園宅兆先生曰暴人之父而墓吾父吾不忍爲也繼丁母夫人憂服闋改刑部陝西司主事先生盡心庶獄無大小必求其情武清農家婦牧牛于野二戎卒驅其牛去婦號而請之不予錦衣衛捕盜者執之以爲強盜送刑部議其罪先生曰此白晝奪人物非強盜也律當徒又有強盜舍逆旅分所刦彩繒遺主翁事覺巡徼者并主翁執之以爲同盜先生訊得其情曰此與盜分贓耳當與強盜殊科司寇陸公喜曰子慎刑如此不懼

廼翁矣遷本部廣東司員外郎錦衣衛隸廣東司員校侍
侍衛親軍悉橫冒禁法司每優容之先生曰法者天下之公
也有犯輒捕治不少貸繇是官校悚懼相戒不敢犯修英廟
實錄命各部採摭事當紀載者爲書上之司寇以屬先生及
書上史館少保南陽李文達公閱之曰紀實而飾以文視諸
司惟磨吏贖者尤不侔矣遷本司郎中錦衣衛百戶有逐其
舅之子而奪其財產者舅子死其孫訟于官指揮使袁彬囑
先生抑訟者先生執不可悉奪財產歸其孫彬怒欲因事陷
先生遣覘事者百端擲摭卒無毫髮可指爲罪者先生在刑

文肅公外集

三

部久凡法比禁例具通其本末陸公及侍郎太原周公新安
程公灑水董公皆重之有大獄具必以屬先生章疏當上者
輒使其草吏部尚書古曹李公知先生材且賢屢薦于朝陞
福建按察司副使暨抵任浙寇千餘人壽寧等縣盜採銀礦
所過剽掠先生募鄉兵擊之斬首數百級擒其魁浙寇敗走
福寧土豪尤氏暴橫殺人出入以兵甲自隨縣官捕之輒屢
拒不服幾二十年先生設方畧生致其父子置于法福清薛
氏以所居瀕海歲出諸蕃互市事覺遂聚衆欲爲亂先生掩
其不備盡獲其渠黨海道以寧福安寧德銀礦久絕有司責

民供歲課民多破產先生具奏減二縣銀課三之二行部與化問民所病皆曰洪武初官以牛貸民耕而徵其租牛物故已久而徵租如故民以是病先生以聞遂蠲其租都察院副都御史滕公巡撫福建檄先生分巡汀邵延建先生徧歷諸縣訪民利病而興除之清流之歸化里介乎將樂沙縣之間民恃其險僻不供徭賦先生白滕公卽其地置歸化縣其民始奉法令龜山先生將樂人子孫徵甚墳塋蕪穢其書院亦爲戎卒所據先生修其墳復其書院且籍廢寺腴田百畝俾其子孫耕以奉祀焉典番船中官死鎮守太監分其餘財遺

文肅公外集

四

三司先生力辭不得廼受而輸之庫陞河南按察使福建都指揮僉事武成以先生薦授閩職及先生行以犀帶銀器爲贐先生笑而却之曰我知君君何不知我邪成慙而退河南大水民艱食舊制賑貸貧民至秋罷先生曰令賑貸止于秋者以秋成可仰也今秋田無收賑貸可已乎命郡縣如舊賑之至麥熟乃止流民入境無食者發粟爲粥食之無衣者以庫藏帛給之所全活不可勝計河南守薛昌鹿邑令胡宏祀縣令李文中皆以貪暴病民而有強援他使者不敢問先生劾其罪或徙或黜鈞州民趙甲飲于陳乙酒肆乘夜渡河溺

而死甲之子訟于官謂甲與乙鬪乙殺而投諸河乙以銀鍊
幣酈自誣服坐繫數年先生讞之曰酒肆民居櫛比使鬪必
有聞之者肆距河且十里負屍投之必有見之者奈何以單
辭成罪乎令有司驗甲屍腦皮裏有沙石件作定爲溺死遂
破械出之都御史陽城原公招諭流民至河南引先生自助
先是都御史項公驅逐流民死者十餘萬及聞原公至皆逃
匿先生馳至山谷委曲諭之流民感泣願附籍者六萬餘戶
兩覲京師同覲者多重載以遺權貴先生僦車以行所載書
籍朝服而已陞湖廣右布政使荆襄大水漂溺千餘家巡撫

文肅公外集

五

都御史劉公檄先生賑之先生躬自撫循發粟以續其食而
給錢使葺其居民咸安焉荆民以徭役不均訟于臺劉公又
檄先生理之先生驗其丁口登耗貨產厚薄刻爲九等以輕
重授役焉民咸稱便成化十七年冬十一月陞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巡撫山西兼督三關兵備時山西連歲旱飢米價騰
躍先生發倉粟三十萬減價糶之民賴以濟北兵寇邊先生
伏兵灰溝營斬獲甚衆陞左副都御史奉勅清理刑獄辨沉
寃察隱慝咸當人心律重情輕者具以聞多得未減名爲刑
部左侍郎屢辨疑獄請託無所徇屬官畏其嚴莫敢恣睢者

小王子寇大同殺邊將畿內驚駭紫荆居庸二關尤急先生奉勅巡邊相險阻築城堡簡精壯礪器械爲戰守備及山西大飢人相食逃徙他境者什四五上命先生往賑之許便宜行事先生請于朝發內帑并賣淮鹽得銀數萬兩又勸富室及僧道士得粟數十萬石選司府官分部賑濟死者爲叢塚葬之又僦民疏溝渠而償以粟所活凡三十萬人拾回復業者十四萬人播州宣慰使楊愛與其庶兄友不睦友奏愛奢僭淫暴等罪且云有異謀朝廷命先生卽訊因愛以待命先生言楊氏據有播州六百餘年其民知有楊氏而已一旦見其酋長囚禁羣衆驚疑恐生他變乞審驗虛實重者監候輕者發遣上從之旣而訊鞠具得其情友實欲奪愛宣慰肆爲誣罔先生具以上請且慮其兄弟相讐殺遷友他郡邊方以安今上皇帝卽位陞南京刑部尚書到任僅二月名爲刑部尚書先生在南都嘗言沿江蘆洲率爲中官占據有訟者輒云買物進奉今陛下旣罷貢獻乞以蘆洲給還軍民由是悟中官意及在刑部拒絕請託凡大小之獄一以法律從事或脅以禍福皆不顧錦衣衛官校出入逮捕但賚駕帖到臺皆不與聞先生言舊制提取囚犯必給精微批所至比號乃行

則矯詐無所託駕帖不必比號則真僞無由辨乞仍給批便
又言京師大水恐內外刑獄有冤枉者乞選官審錄庶以弭
災又言京師軍民習胡語服胡服此亦伊川被髮野祭之類
也乞出榜禁約上皆從之兩以疾臥家上皆命醫診治又遣
中使臨問賜以酒米肴蔬屢疏乞罷上不允然以執法不阿
羣小多不悅御史鄒魯等乘風誣奏先生不自辯但解印待
罪且乞致仕既而有旨仍令先生掌印亦固辭及錦衣衛逮
證佐鞠之知魯等所奏皆誣詞上乃命先生致仕賣宅卽行
抵家不接人事鄉人罕得見其面大理少卿屠勳及南京六
科十三道累奏欲起先生權貴多忌之者竟不用宣慰楊愛
聞先生致仕遣使致金銀爲壽并獻名梓可爲棺者先生拒
不受或譏其近名先生曰吾道當如是也自初仕卽自誓不
營利不阿權貴不以愛憎爲賞罰守其誓終身性剛介寡與
歷官皆久而後遷自少好學公退書聲琅然聞戶外雖視事
亦手一編不少置聞人有異書輒假錄之藏書三萬卷皆手
自讎校所著有宋元史臆見周禮集註椒丘稿所編選有文
苑羣玉唐律羣玉續編百將傳助賢琬琰集皆藏于家

椒丘先生像贊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經筵講
官兼修國史晚生渝北傅瀚贊

學而仕則出入臺省迄掌邦禁仕而學則博極載籍至名斯
文其履操如寒潭蒼崖炯以秋月其制作瑞麟威鳳翼以祥
雲是宜明啓之占無幽弗燭廉立之風無往弗聞人望之謂
浩乎莫知所極其自處則退然不自以足此寵命之申不殊
於稷契時亮之績自協於華勲也歟

賜進士及第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經

文肅公外集

八

筵國史官鄉生董越贊

氣正而完德剛而毅經訓沉酣道腴雋味遠錕錕作激餘藝
苑之芳方挽頽波屹立中流之砥含氷蓄榮華論攸歸弼教
明刑聖明所倚聯入座美已濟其世康兆民世已享其利而
自視恒歛然信有本乃如是噫此其所以能守用舍行藏之
家法而流行坎止一適夫義也歟

刑部尚書贈太子少傅謚文肅何公神道碑

賜進士第資政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莆田林俊撰

椒丘公之卒弘治壬戌臘月俊巡視江西時也遺命屬文墓道之碑春二月公配吳夫人先卒敬皇帝賜塋祭公例得賜祭合塋之典俊疏公完德遠學宜贈謚并乞謚文猶有丑者嗣是吳給諫世忠申論今正德丙子廣昌令張濂又再論上曰何喬新學行俱優始終全德贈太子少傅廕子孫一人入監嗚呼論至是定矣俊得以假靈卒役公者公出未寶謚閣直學士文定公坦之裔吏部尚書東園公文淵叔子第進士

文肅公外集

九

爲南京禮部主事家艱復起歷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福建副按察使轉使河南轉湖廣右布政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兼督三關以功轉左入爲刑部左侍郎南京刑部尚書又入爲刑部尚書御史鄒魯謀躐大理丞公薦魏紳會公外氏與鄉人奏訐魯遂誣公與聞當道右之已而訊無驗公乞致仕魯尋謫外尋又以罪論死爲天下快言者累疏起公不果嗚呼論無待是定矣公字廷秀少穎異年十一二通鑑道首尾無遺病陳子愷續編書法卒曹彬包拯不書官呂文煥降元不書叛張世傑溺海不書死節紀義軒附不經之

談書遼金失內夏外彘之辨爲周殿撰中規所奇而沉晦周
謹時然後出言動必儒賢爲準其學以窮理爲先博涉洽聞
爲輔正心修身而措之家國天下爲期自公之隙目存心寄
盡在書有異種輒從假錄藏書至三萬卷忘其疲與其身之
既老文章援據經史謹重而簡則所著宋元臆見周禮集註
椒丘集所編選文苑羣玉唐音羣玉續編百將傳勳賢琬琰
集秘終其身間梓行之天下孤介嚴冷法執一是確不可移
積忤袁錦衣伺之無其隙大僚大奏讞大制作皆出其手在
閩奏減銀礦課額蠲牛租以無病在民而寘其稔惡土豪尤

文肅公外集

十

者交番薛者于獄在河南出貪橫有強援守者一人令者二
人趙甲飲陳乙酒肆歸而溺諸河甲之子訟乙毆死誣服公
讞之曰肆櫛比民居毆必有聞去河遠負亦必有以見其驗
果十甲沙泥乙得辯開封並郡境歲飢故事賑至秋公令運
賑麥實乃已前後安輯南陽賑荆襄一再賑山西全活者不
可勝計南陽招回復業十四萬人附籍六萬餘戶北兵犯邊
公設伏灰溝橋斬獲甚衆又犯邊殺邊將畿輔震驚紫荆居
庸尤急公往經畧練兵立險爲必搗老營之計小王子聞而
遁播州楊友謀宣撫遂謀奪宣慰誣有反狀公往訊具得其

奸奏誅其黨數人革官銷印而遷友保寧其他疏還留守奪
民蘆洲革官校私駕帖禁京師胡服胡語錄罪囚第徭役行
賤糶經猷注措皆翊正國是贊畫太平之大端雖未能盡副
人意要所謂異同公者殆非公人也國朝父子尚書何爲盛
識者擬之范之文正忠宣可謂世澤之綿弘治初與王端毅
三數公稱大老可謂人望之重嘗兩得疾敬皇帝命醫診視
遣中官賜酒米蔬肴可謂眷遇之深雖祿世二品已卽貧而
義利界軫截不可犯鎮守分惠布帛遺財輸之庫武都司感
薦已有文犀之臨楊宣慰聞請致飲器秘具皆不納平生氣
文肅公外集

十一

節友彭惠安文學友丘文莊以爲知己而聲色澹然晚年喪
道同永孚永弼三子僅一弱孫吳夫人強爲立妾舉承鳳舉
瑞麟承鳳邑庠生廕入監孫一延祿道同生曾孫二洛濂延
祿生嗚呼公之隱無愧矣或疑公若涉隘夫繩矩之間寧有
餘地公壽七十六墓去其居百武者再銘曰

天維純佑光啓盛明有毓碩人于邦之禎岡鳳誰孳藪麟誰
種靈芝無根醴泉獨涌聯休嗣淑有本有文貞霜夏冽粹玉
冬溫上宰望崇總茲銓鏡執虛懸平神力內定秋卿式似繼

總邦刑隱幽照燭耀順成國有甫申家有摯陟弗震弗播

並是遺直縉典申錫華褒是宜有訥若神舊德在茲

文肅公集

三



此印與中殿印同... 文肅公集

贈何君廷秀赴福建按察司副使序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侍講學士兼修國史經筵官瓊山丘
濬序

予友盱江何君廷秀以秋官正郎擢副閩憲朝之薦紳大夫
士咸賦詩贈行虛首簡俾予言以敘其相贈之意嘻予何言
廷秀承家學以經術發身賢科以筮屬省部歷禮而刑自貳
升長聲名籍籍朝野間夫人能言之予何言矧廷秀勵行嗜
學發於文章典重有法凡今之政務法比無不精練夫人能
知之予何言雖然予於廷秀同年登進士素所推重者也欲

文肅公外集

三

不言得不言乎予聞古之君子其仕君也憂治世而危明主
其交友也危君子而憂善人何則自古及今君子少小人多
善人少不善人多善人君子在衆人中如斗在星也如明燦
之處羣燈中也如比屋中之危棟突出也如衆器雜陳而明
鏡爛然於其間也蓋其自處高其爲質大而致用之高大
而光明如此人舉目斯見之矣有善美焉固未必彰一有疵
失人皆指擿之傳播之不少容矣豈非深可憂危者乎是以
古之君子有志於扶持善類者恒切切焉惺惺焉過於憂以
危非固以是相黨比也其心誠有在於斯世焉傳曰不有君

子其能國乎使凡今之在列中外者皆若而人人存此憂
危之心自憂自危而又相與爲憂危則善類以植國所以壽
天地間之元氣恒以完矣尚何憂危之有哉廷秀德周而才
敏讀書而又讀律一旦出刑曹以持一方之風紀固其所也
而予猶必以是爲言者蓋推古君子相與扶持之心憂其無
可憂之憂危其無可危之危是則予向所謂何言之言不得
不言者也

文肅公外集

丙



送刑部尚書何公序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南京太常寺少卿前翰林侍講經筵官兼修國史莆田陳音序

天地民物之理具於載籍者浩瀚無涯君子積學既久融會貫通則體諸身而爲德行吐諸辭而爲文章敷諸時而爲政事皆契天理合民心而可以垂于不朽書曰學于古訓乃有獲亶其然乎今刑部尚書何公自少穎悟絕人潛靜篤學凡羣經諸史以至百家書皆窮搜力索而得其歸趣宅心操行嚴辨可否動必思古人惟恐自負其所學援筆爲詩文雄渾文肅公外集

五

典雅可追于古名家自登甲戌進士歷官兩京郎署擢司藩臬副都臺佐刑部以至南京刑部尚書所至振頽綱平冤獄革吏弊去民瘼政聲轟烈溢于中外世之品藻人物者恒言德行文章政事人難以兼邵公殆能兼之矣聖天子嗣服之初寤寐英豪以弼成致治顧惟公在南部事簡才優朝廷之上明刑弼教非公不可者乃以刑部尚書召時公南來甫數日部屬方視公以爲楷範聞公將赴召皆悵然不能爲懷而輿論以公是行可大敷蘊抱以澤寰區則又皆欣然爲天下

得人賀也公世家江右之廣昌爲文獻望族其八世祖宋直

寶謨閣學士文定公暨厥考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公皆能立德立言立政以丕聞于世然則公之所學蓋有得於家傳者矣文定嘗爲提刑吏部嘗爲御史而公履歷多法曹則秉法匡時乃公之世職而尤練者以是爲司刑元吏固奕秋良御可不勞而理然古人於刑必欽恤寅恭敬忌哉慎敷祥刑以弼彞教使民協于中則足以揚休竹帛光增厥世而道之大行將後不止此也夫

文肅公外集

夫



賜進士及第嘉議大夫南京太常寺卿掌國子監祭酒事
前翰林侍講學士經筵官同修國史金谿徐瓊序

上嗣統元之春日親萬幾注意簡任大臣以弼文教比從太
子太保吏部尚書王公請名南京刑部尚書廣昌何公廷秀
復以司邦禁公卿大夫咸以朝廷喜任得人而各賦詩爲別
僚友左侍郎阮公集益于軸屬瓊序諸端嘗觀高宗命傅說
曰惟后非賢不久惟賢非后不食言君臣相遇之難也公今
之賢臣古之弼直非邁迹自身其正學承於乃祖寶謨文定

文肅公外集

七

公家法守於乃父太保鈍庵先生自公少時已負重名景泰
甲戌登第初授南京主客主事庭草交翠觀書若將終身丁
外艱去起復改刑部再遷至郎中執法不回雖豪右無少假
借用事者嚙之欲傾伺累月無得時皆爲公危公嚴已自如
彼用事者竟敗貶公名益彰後用薦累遷爲福建憲副爲河
南憲使爲湖廣左右布政使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
西建有軍功用轉于左德威清肅邊境剔蠹抑勢元元用又
審錄獄囚疏上先帝覽而喜其簡明簡在淵衷尋遷刑部左
侍郎議公久撫山西達軍民之情兩奉勅行先詰戎兵後賑

早飢以致戎事休而老稚無溝壑之轉矣既還不徇賈媚紫
已獨立退則謙抑下人至臨大事決大疑則愕愕便便勇冠
三軍而利害不之顧以故寡合久不調賴上出震明於知人
卽擢任南京以培國本於萬年無幾名復以用天討之五刑
此非公之賢而聞望素隆奚能得上之寵遇而近之重寄如
是哉夫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于載一時公獨得寵遇而重寄
其急趨也何以俟終日乎在途之趨固欲其急在廷既覲當
體上之意夫古之善用刑者莫如臯陶蘇公臯陶事舜明刑
弼教以致好生之德洽蘇公事成王式敬出獄以致王國之
文肅公外集

大

命長以公平昔學於此不以虞周大臣所以事君以事吾君
吾不信也意上之用公又有重於此者公必直道而行若枉
道事人幸遇圖食有志者所不爲曾謂公爲之乎此瓊於公之
行喜上下之遇共成隆古之治功羣公相與詠歌以致期望
之意瓊於是乎序

送司寇何公赴召詩

晉陵王俱

南京禮部尚書

與君並命到留臺又送君承召命回寶氏已看傳世業蘇公
元是濟時才行裝滿載皆書卷祖道臨岐共酒盃際遇明良
真不偶好將事業贊康哉

華容黎淳

南京禮部尚書

纔掌南邦禁遷階又北行憲官新舉直聖主舊知名日下綸
音降江邊候吏迎山河歸路熟日月仰天明春載仙舟滿風
移客棹輕百年餘慶在兩世一官升寃鬼重交活枯枝再俾
生當朝父子貴信史古今榮宣父敷仁政臯陶種德刑龍江
文肅公外集

九

樽酒別戀闕不勝情

鉅鹿耿裕

南北多年著盛譽平生清望許誰知秋卿甫拜臨留部溫詔
俄徵侍玉除弼教正應全大化策門寧託過高車明良遭際
誠千載好展胸臆萬卷書

古雄侯瓚

歌罷驪駒盡玉餅春江浩浩柳青青丈夫事業昭千古聖代
恩波湛八溟范老家聲原有目舜庭德教欲無刑昨宵耿耿

蒼穹外一點光芒是法星

黃巖黃孔昭

西疇家學舊知名父子三朝列上卿詩誦臯陶能淑問心存
天地務持平恢恢賢路因時啓望望仙舟照眼明仰止惟應
自前昔不緣隨隊看花行

長安李益

平生鯁介獨超然歎歷中朝亦有年接武夔龍人共美故家
文獻孰能先南畿沛澤纔敷布北闕徵書又召還霖雨鹽梅
知有待金陵洗耳聽音傳

玉融下克復

文肅公外集

干

世業儒冠重古盱明時相繼位尚書纔承驛傳來南國又捧
宣書拜玉除弼教兩京隆治化爲霖四海際唐虞臯陶事業
堪銘冊耿耿聲名永不渝

西蜀吳宏道

經濟才華動聖明忽承優詔復之京錦帆初掛江天曙玉勒
頻嘶驛路晴調鼎廟廊資燮理持衡刑玉付公平真元會合
生良佐未許臯陶獨擅名

古括虞瑤

多君才德廟堂珍英英氣節橫秋旻孔子橫被縱熏灼有刺

豈肯輕投人聖皇御極六龍起入座高遷響人耳相逢總聽
金陵鍾丹詔又催輔天子嚴翁老冢宰四海咸知名手扶日
月廻雲漢金甌獨覆天光榮一鄉兩世登台輔時論同歸天
尺五風雲慶會泰階平期收勲名冠今古

莆田吳希賢

楊柳江頭春尚寒五雲高處是金鑾官船風送還朝去客路
人爭駐馬看盛治只今逢舜禹祥刑自古陋申韓尚書草履
傳家舊須遺聲光永不刊

洛中翟瑛

文肅公外集

三

聲望年來冠士流綸音端爲老成求好文天子思賢佐執法
尚書慰主憂惠若陽春資庶物心如霽月照清秋夔龍盡在
雲霄上事業應期繼有周

莆田陳音

綸音煥發下南畿春暖江頭彩鷁飛四代尚書思不忝兩京
司寇世應稀雲龍遭遇乾坤泰燹鼎勲名日月輝晝夜兼程
當寧望長亭休歎故人違

泰和曾彥

早步青雲萬里程恢恢德業重時評尚書袍笏承先代司寇

鑑衡歷兩京南省秋霜雀角散北臺春暖馬蹄輕顧予何幸
亦膺詔驥尾期追入禁城

屠勳

九重有詔趣還京去住公應繫重輕周室舊稱司寇獄虞延
今賴士師明天顏咫尺瞻宮仗僊珮委蛇聽履聲却恨後生
南望遠三台高處不勝情

四明楊守址

快覩祥鸞上紫霄自憐幽鳥亦遷喬南來北往無寧歲我後
公先只數朝漢室何須徵賈誼虛延端合用臯陶到京煩語
文肅公外集

圭

吾兄道五月應全宣政朝

上官阮勣

貯江文獻舊簪纓橋梓高遷入座榮兩世賢勞推宦業百年
忠義著家聲金門曉日彈冠慶玉殿春風聽履行老我同年
最知已臨岐分手若爲情

屠勳

送刑部尚書何公歸肝江序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講學士
經筵講讀官同修國史長沙李東陽撰

天下之書士所當誦習而施用者若經史文賦章程法比雖
其論議有大小深淺之殊而惟用之適顧專攻者或泥於偏
滯博取者或失於泛濫皮膚口耳之學無所往而適於用斯
患也亦恒有之故倪寬以經術飾事雋不疑以經義斷獄竇
儀讀書以爲翰林歐陽能文章以爲參政孔休文解朝儀以
爲郎官學之不善則雖經如陸贄文如柳宗元不免爲罪人

文肅公外集

重

法令如張湯不免爲酷吏典故如陳彭年不免爲佞夫揆其
所就而所學可知矣若用舍顯晦則皆時之所爲豈君子之
所計哉刑部尚書肝江何公受尚書學舉進士以博洽聞爲
部屬遂精法律同署者皆自謂不及爲大臣出行荒政則先
賑貸蓋取諸周禮制則先撫恤次攻代蓋取諸春秋至
于議大政斷大獄則雜取諸子史百家之言皆有所依據不
爲空撰臆說苟且滅裂之事非庸流悍吏之所敢望又以其
餘爲著述爲詞賦皆合體裁該時制鑿鑿乎若不可闕者要
其所學可謂專而不滯博而不濫者矣而公益篤嗜不厭雖

家無贏貲食不重肉而諷誦抄錄恒若有餘雖剖決如流庭
無留案而稽據探索恒若不足其所施用愈多而愈不窮故
登朝歷省人皆相望翹企以冀其來及其解簪組歸田園則
惋惜不暇以爲不易得蓋公自掌邦政以來有所弗嘗累月
不視事上疏乞歸者亦屢矣察其意殆將歛未究之事業于
不朽之文章去留進退無所往而不得其樂者著宋論人固
有見之者矣又嘗欲輯國朝諸制作爲一代之典而尚編未
究其所自爲文章不與之並傳于後也哉夫政雖大臣尤分
曹限職有所不得爲文則天下之大無所不得與其緩急雖

文肅公外集

五

殊而遠近之辨又如此公之去安之其不得爲用也詩云左
之左之君子有之右之右之君子宜之予辱知公謂其不獨
宜于此而又有于彼也故因部院諸公卿之贈追而爲之辭

三原王恕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

一篋圖書出鳳城衣冠堪繼洛中盟詩朝事業終無愧自首
功名去亦輕惹改豈能汙馬援蒲輪擬迂申生紛紛爲謝
梁松容千古妍媸史有評

天書一夜下楓宸禮退還應易退人展獲名高三黜後晉公
獨擅午橋春眼前得失何須較身外存亡始是真老我朴忠

無處着空瞻山袞惜元臣

雲間張悅

南京吏部尚書

尚書致仕尚童顏千里清風一棹還定性有源秋水淨素心
無繫白雲閑立誠未始違前訓知止還應免後艱更美文章
可傳世幾多末學仰高山

賦得麻姑山奉司寇何先生致政還肝江

寧都董越

南京禮部尚書

維斗分野山有麻姑上陵天樞下壓坤輿其名洞天也第居
三十有六其爲道里也周遭四百有餘清泉白練灑沫乎其

文肅公外集

五

間兮流瀑布於巨廬丹霞紫氣查藹乎其巔兮照初日於香
鑪爰有仙人冰肌玉膚雲駢鶴馭玉珮瓊瑤逍遙乎是者不
知其歷幾千萬年但見山因是靈而名冠華蓋酒綠是美而
味勝醴醐飲之者心醉望之者神愉固嘗見詠於騷人而垂
名於竹書矣客有倦遊而歸過此山扞麻姑之神而問之曰
子之有是山也蓋云久矣亦知其含氣以生物息機以調神
之爲消息盈虛者乎木晦窮陰春必華敷鳩鳴氣至蟲蟄冬
初倏陽德之方亨忽歲事之云徂子徒名能洞燭化機盜竊
元氣若是之僥能易於臆乎麻姑笑而答曰客因隨吾名與

山俱而不能與之爲徒吾亦謂客理窮萬變而獨不知今吾
之卽故吾也方吾跨大鵬歷清都塊五岳杯五湖朝刷景乎
賜谷夕收功乎桑榆長歎一聲震撼八區蓋嘗勞塵凡下土
張目遠盱矣然而舊鄉不能忘乎晬睨衷情不能免於鬱紆
所以瀝膽金鋪稽首玉除帝固許吾飛鳥雙鳧稅駕轅駒矣
猶慮夫林慚吾變谷謝吾遁幸文不移於北山失不咎乎東
隅還吾居於丹霞之壁反吾服於刻仙之癯吾因得馭氣凌
風邀客相歸於是乎于矣客乃能鴻冥杳漠蟬蛻濁汙不
待乎黃鶴之招已巾乎柴桑之車孰謂客於茲山而肯少孤
文肅公外集

三

乎且有仙則名其說近諛地因人勝其言不誣吾不能與客
並駕而齊驅獨以爲鞭背不能不增茲多日借鵬不能爲辨
其本無吾名不損於仙曹瑕終掩於瑾瑜若是者客又以爲
何如耶客喜笑乃歌曰千仞之陟必循途兮萬派之流必歸
壚兮從吾所好云何吁兮

南昌張元禎

南京翰林學士

遼禽蹄脫化衣塵鄉袞還公獨若新三代上追光駕遠六經
中見道根真飛鴻乍副東人望別泪俄沾貢禹巾不信輕雲
常在日老成經濟可無人

長沙李東陽

執法秋曹遍兩京極知水槩是平生衣冠帝簡三朝舊父子
家傳八座榮返擢江湖思往事著書林壑見高情雲霄路在
平如砥他日蒲輪自在行

次賓之學士韻

漳浦吳原

戶部尚書

曉拜金鑾下玉京暮帆高掛渚風生功名自覺秋雲淡富貴
誰如畫錦榮北闕無書徵寵渥東籬有菊適閒情百年桑梓
身強健共訝神仙地上行

浮梁戴珊

刑部侍郎

文肅公外集

宅

四朝聲價重南金江右斯文未陸沉希聖希賢千古志爲民
爲國一生心泰山北斗瞻依近烈日嚴霜矩誨深優詔歸來
無長物萬家春雨詠棠陰

濠梁顧佐

僉都御史

衰柳不堪折脆葉先秋零踟躕欲何贈唯有長松青公家好
水南英姿鍾地靈竭來四十載中外持刑秉操凜冰雪鑑
物嚴渭涇具瞻百僚上側媚思潛形春風動歸興拜疏陳王
庭天語再三勞卿車其少停云胡懼口語羣蛟聚喧庭九闕
不可叩駐纜將爲聽公歸遂初志欣然駕軒輅是非付公論

昭晰唯滄溟故園松與菊久遲迎前迥山水有餘樂海鷗還
共盟達觀世所稱如如芬德馨尚友前古誰曲江張九齡愧
予拂塵服餞別臨長亭去旌望不極喬首空馳情

樂平程楷

翰林院編修

孤立猶能久不歸人家雁犬時危機天高讒口誰真僞論定
公心有是非百世文章涿涸水一生清節首陽薇富文再名
應難免只恐青藜戀釣磯

莆田王穆

翰林編修

學行才名重一時青蠅點玉未能虧朝瑞氣節華髮見塞北

文肅公外集

天

風聲草木知去國喜無軒冕累還家賴有鶴琴隨洛中不久
聞司馬指日徵書下玉墀

要作人間大丈夫肯隨流俗避艱虞水霜素服平生操惹茲
從教衆口誣千載是非公信史一時得失等擗蒲胸中萬慮
都灰盡惟有看山眼不枯

延平劉璋

工部尚書

平生法從仰儀刑父子尚書重古今孔雀不知牛有角淘河
寧識燕無心暫時畫舫辭州渚指日蒲輪出漢庭遙憶温州

人物論風雲布護却金亭

寄致政司寇何公

晉陽韓文

白首孤忠賴主知，聲華贏得重當時。
家山別業雖堪樂，砥柱中流更有誰。
君實有才終入相，仲淹無病可容辭。
黃花莫戀東籬好，只恐吹香到鳳池。

縮地無由侍教難，泰山北斗幾回看。
祇知范老能憂國，豈料逢萌便掛冠。
靜裏江湖雙眼闊，酒中天地寸心寬。
蒼生久渴南霖望，未許東山臥謝安。

次貫道韻寄司寇年兄

貴溪丘鼎都察院僉都御史

道蘊胸中只自知，行藏舒卷却隨時。
三槐名位應堪並，五柳

文肅公外集

三九
三十一

風流肯讓誰，華髮滿頭良可惜。
青尊入手不須辭，閑居莫問浮沉事。
烟雨垂竿釣碧池。

赤心奉國罔辭難，模範應留後世看。
動止不違周禮度，風流却笑晉衣冠。
逍遙山水襟懷爽，傲睨乾坤眼界寬。
只恐聖明懷舊德，蒲輪還見入長安。

都察院都御史林俊祭文

嗚呼我公先公太保鬼然物望公貳吾閩臬時岳蒙泉出自
內閣守郡居然前輩獨禮下公語人曰是何上宰子與彭正
郎齊聲刑部者也蓋從吾惠安公也公博記善文精吏事清
剛孤特嘗忤一錦衣伺之一無所得爲虜使爲岳長任方取
忌而名益上流尹上宰嘗曰吾位惟彭可居若季聰之位何
無疑也許之如此季聰林莊敏時論重屬者也尹恠愛才名
然在其時公已晉少司寇彭踏以起亦爲御史中丞李咨省
用事附者屈起公獨爲司寇南京皇上嗣大位大臣多免者

文肅公外集

三

三原王介菴特起爲上宰公特入爲司寇彭入爲少宰時九
卿稱多賢然亦介菴從吾我公馬鈞陽張華亭而已其後公
薦長屬爲少廷尉則某御史預爲地者也若或奪之媒孽公
事以迎合要人助中傷公不爲辯疏歸甚力願皇上明聖得
請以行明年要人罷憤死御史尋謫去當死于獄公優游林
壑如于年海內望風采占一起爲世道軒輊疏起歲爲常嗚
呼公之不盡用尼若仲晦之而章白以完暮景收著述終效
斯天也我皇上兼覆旁燭陽舒而陰慘妙聲迹於無朕斯其
謂至古堯舜何以加諸俊在湖南有中貴人至深銜簡已久

謂偕事曰林自如是既別挽之山高處闢左右人咨訪人物
俊謝不知強數事則應之曰王介菴然老矣國體當善其歸
曰宗貫朝廷知之內人無忌焉則某也道之云云又問應之
曰彭從吾然病且老矣人情當遂其歸曰鳳儀朝廷知之內
人無忌焉然竟誠難處難其代者曰何椒丘曰廷秀朝廷知
之內人無忌焉則某也道之云云嗚呼吾輩持論其然耶則
可慨也弗自顧惜而妬人之不右已謀國道固當如是耶介
菴與公表表特偉稱大人物者也猶盡氣力爲敵必排使解
去方賢病國其母長人言亦三矣嗚呼適自絕而已矣俊吏

文肅公外集

三

於公嗜近酸醜故誤被公知凡所遷敘私自爲過則以爲非
私自爲驪則顧以爲遲既還海上兩辱公書隱微詞奧懷
而幽意未有餘味無謂而出東巡公鄉自幸得拜床下聆高
論以載仰末光則而已矣褒異之疏以公當贈謚從吾當易
謚俱昇以文我皇上若允之矣事出中更罔悉意謂謂既死
猶有追憾如彼人者哉嗚呼公道之心誰則終泯之固有嗣
俊之章以泄大夫士之忿回天之聽以易公名垂信史與王
彭並傳如韓范數公者固未得終易之也嗚呼公有知乎公
有知其曾是爲意耶國論之公史官者之專責也嗚呼

哀哉
尚饗

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尹貞祭文

於乎人有邪正天有陰陽清明之朝不能無小人但不使之
狗噬鴟張公何幸夫聖明之在上而不幸夫小人之在旁肆
以權奸之鷹犬妄誅瑞世之鳳凰荷明鑑於日月幸不枉夫
忠良奉身完名歸榮於鄉蓋公之操履德望文章辟如金石
峻岳長江出處進退係時之望日月何傷於武叔行止不係
於臧倉嗟彼宵人旋皆滅亡狗彘不食其餘礎斧自絕其吭
公獨考終於正寢孰不慨悼而悲傷正邪得失不待較量予
所私念同出西江早聯名於虎榜遂簞羽於鵠行心乎謹篤

文肅公外集

三

金堅蘭芳中間出入以相違晚復同處於廟堂公尋陟夫司
寇於南都我繼得請退休而南翔適公被召解后賈昌相並
嗟嘆世態滄桑及公家居相憶靡忘以慰以懌詩簡時將方
擬放舟於雪夜溘然上從於先皇聞訃驚懼推裂肝腸顧稍
長而苟存亦孰短而孰長惟恤典之腆備信公論之有常尚
願目於九原將愈久而彌光寫哀以詞遠奠一觴於乎尚饗

翰林院編脩羅玘等祭文

吁江汪濊鳳山嶙峍含靈蓄秀鍾爲哲人惟司寇公邦家之
瑞遭際休明德稱其位早掇巍科聲聞遠揚如麟如鳳如珪
如璋歷職刑曹謹持三尺疇能轉移我心匪石堂臬掌藩於
汴於閩亦於三楚吏畏民親都憲中臺澄清於外達枉通幽
去甚去秦乃佐秋官遂陟上卿爲民作則爲國持平清苦之
操如水如藁堅貞之性如松與栢大小之獄必盡其辭民以
不寃如漢釋之彼勢重天我無造請一言不交如唐宋璟關
節不到笑彼河清權奸歛迹如宋中丞五鼓朝朝穆穆在列

文肅公外集

三

坐聽吏事片言以折夜則讀書對聖對賢奇辭奧義發於大
篇好學之心老而不倦百氏衆流兼該貫穿文傳海內書則
滿家宗工大手蔚於國華羣議於庭陰闔陽闔有攸弗中我
則面赤匪我面赤弗協於中翻然就正我則攸同八柱擎天
九重所倚才高忌生行孤謗起何物小人敢爾譁張構成大
獄繆悠荒唐誰謂萬目隻手可掩白璧奚累青繩徒點正氣
方鬱公議大喧虎豹在關莫叩帝闈小人徒勞天道終定匪
天之定惟天子聖陳情累表堅請還山心則戀闕身與雲間
憶涕君子神明所勞長大兒孫閱歷耆耄賓客謝絕不忘著

書考德問業履滿其廬抱真葆和神清顏澤彼蒼何知台星
忽圻訃音驛聞天子咨嗟告祭營塋恩禮有加縉紳聚嘆哲
人萎矣百身莫贖去莫追矣玘等同鄉後進景仰高風南歸
之後欲拜無從今公逝矣典刑日遠水落山空江寒歲晚哀
慟之情十倍尋常慟乃天下豈止鄉邦薄禮兼詞深慚遠致
公神不忘茲此誠意尚饗

文肅公外集

禮部尚書張昇等祭文

軍峯之秀圩水之清扶輿鬱積毓此儒英文章政事行義堅
貞協天下議匪獨鄉評發軔刑曹佐憲閩海遷臬中州憲度
無改吏懾威稜士慕風采開省湖湘政簡功倍命撫晉冀入
竦先聲爲民保障爲塞長城入贊司寇狂獄清平秋卿正位
欲動兩京天欲成之早遣稅駕雖退而進名播曩夏閉戶著
書人事俱謝我朝名臣不朽有藉究心周禮註疏益優不日
而就聖典以脩存不出闕後乃神遊傷哉經濟竟秘荒丘天
限斯人罔躋上壽乃遭不辰奄失耆舊吾輩疇依有淚盈袖
文肅公外集

美

薄瀉我意爰寄清酌尚饗

巡撫山西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魏紳祭文

嗚呼孰謂斯世而有公其人者乎公以雄才碩德魁鄉闈登甲科位極人臣以步先尚書之武何愧於古之君子崇德而象賢者乎歷刑曹藩臬以進於中丞大司寇以執祖宗之法以平天下之獄而能柔不茹剛不吐猛濟乎寬仁兼乎恕其古所謂社稷臣者乎若其最不可及者正色立朝直道行已德高謗興勢孤讒擠雖搆無妄之災乃以有故而去高卧雲山醉吟烟渚而其最不可得者老蚌生珠二雛英物方一身之既輕而萬事亦咸足其古所謂嘉樂令德自天中之者乎

文肅公外集

七

蓋公之身雖處乎今而其風實追乎古功高韓范學宗鄒魯處已則清而不污遇事則正而不腐見若暗鳳麟嫉惡則欲殺豺虎顧紳湧劣昔窮秋署才本庸庸政亦無補荷公甄錄進爲可語累辱恩遷恐負公舉茲者叨撫晉臺承公遺緒兩荷緘題尤切教許嗚呼海宇茫茫孰云知己紳受公知而斯而已方期載駕蒲輪重作霖雨否則優游林下從了令威以問庚霜楚夫何天不憇遺一老而遂使公乎不起嗚呼哀哉無計登堂何由執紳第使旣遣征旆亦出睹邊壘則仰公之遠圖望闕城則憶公之偉績徒感德於百年惟凝思以

終日聊緘詞而寫哀庶靈爽其暨恤尚饗

文肅公外集



美

吏部尚書馬文昇等祭文

大江之右山川毓神迺克生公一代偉人剛方英邁德器天成
雄才遠畧作求先民操節矜勵玉潔冰清學識其大志存
經綸歷官中外振揚休聲暨掌邦禁海內稱平法訖威富氣
凌秋旻風采凝竣表儀縉紳年未耄耄抗疏乞身迺歸故山
養重尊生烟霞風月觸處皆春天胡弗弔遽爾沉淪事聞當
宁悼念舊臣錫塋祭恩禮薦臻生榮死哀誰其擬倫予輩
曩昔協恭同寅追惟夙好怛焉酸辛悠悠肝江隔越神京賙
賙酌奠邈弗可親駕言緘詞聊寫微誠平生交誼盡此一觥
文肅公外集

完

嗚呼尚饗

大氏之奇山川毓神迺克生公一代偉人剛方英邁德器天成
雄才遠畧作求先民操節矜勵玉潔冰清學識其大志存
經綸歷官中外振揚休聲暨掌邦禁海內稱平法訖威富氣
凌秋旻風采凝竣表儀縉紳年未耄耄抗疏乞身迺歸故山
養重尊生烟霞風月觸處皆春天胡弗弔遽爾沉淪事聞當
宁悼念舊臣錫塋祭恩禮薦臻生榮死哀誰其擬倫予輩
曩昔協恭同寅追惟夙好怛焉酸辛悠悠肝江隔越神京賙
賙酌奠邈弗可親駕言緘詞聊寫微誠平生交誼盡此一觥
文肅公外集

吏部員外郎夏良勝祭文

人有越千里而交百世而通者神也氣也非因心之感則迹似之求也良勝於公一何有哉而夢寐間見公者累矣南不夢駝北不夢象非所見也良勝後公生數十年公所居又去數百里稚聞公名長得公文字間思欲見之而公不可作矣是故每異乎夢之無從也雖然公在鄉爲賢士在廷爲名臣神氣在天下若日星具目者所共見也周官三夢有所謂觴夢者謂志所向也天下之夢見公者固多矣况良勝爲鄉之後進者哉若所謂志於公者未有也嘗讀公與圭峯太史書

文肅公外集

罕

云獨好名之心未能盡忘所好者非祿位之名迺後世之名也是公肝鬲之言圭峯可與道亦信不負所托若良勝者何能爲哉公邑有賢令疏公心迹贈命洊加登錄公嗣良勝嘗與聞每致圭峯所必私怵焉所謂後世之名在公若持券取物無違期也獨謚議未下著作未傳後生之責尚有在者然亦豈敢謂持此足副公之托耶香帛藉手展拜墓道公神氣

若生幸鑒斯悃謹告

建昌府推官羅江等祭文

惟靈大澤龍蛇中原麟鳳精金玉甲科蚤奮於盱江繡口
錦心文藻實吞乎雲夢如韓閭氣崇術應北斗之輝如真直
聲碩望懾西曹之衆嗚呼方今海內之士蛟虜豹變欽銳磨
鋒孰無人哉然而天堦萬里君門九重惟權奸深沮乎士氣
故謀猷孰倡乎囊封亦有言焉輒遭貶斥其有不言尸位苟
容豈若先生之出入三朝光輔列聖元首咨諏股肱將命嘉
言開日月之明膏澤起臣民之慶而其學可謂得於大行矣
又今畿輔之內縮金懸玉躋閣登臺仕孰不欲歸哉然而章

文肅公外集

望

疏屢陳中懷二執哀殘每見其優柔奔走堪爲乎於邑其有
欲歸情莫爾通亦有歸焉色匪斯及又豈如先生誓於保身
行不埃駕溫詔賜歸儒紳歡迓謝安放逆乎東山司馬逍遙
乎洛下而其志可謂得於所歸矣至於旣歸之後克嚴而耿
肩輿退公府之登兼金卻野人之請蓋其昭昭之行已見其
脩而冥冥之爲無乎不整較之履屨塔而不怠恆請託以自
潤者果孰怠而孰省又其處家之常惟仁且列散施不吝乎
金珠著述實司乎喉舌蓋其手裁並星象而爭輝操檢濯江
河而逾潔比之積富而毀怨生獨善而與世絕者果孰優而

孰劣江也行邊展拜悵惘然悵之者豈謂天奪之速惘之
者抑謂人缺其全然其古稀之壽塵海殊逢挺秀之郎書香
則遠獨爲韓荆未識高名虛仰乎太山歐學無聞文字空傳
平經苑嗟乎行雲團益茂陵興鶴唳之思流水鳴鳴斜日下
牛眠之坂徒緬兮先哲精靈少鑒乎衷忱啟我後人情況不
勝乎悲輓尚饗

懷椒丘先生詩

華亭陳良珣

落日倚城頭空山翠霧收松坡馳走馬芊隴飽眠牛天晚燈
搖市風寒笛滿樓憑高舒望眼何處是椒丘

順德張 溱

少日幽居詠楚騷先生一斂品題高拈將濂洛千年意壓倒
韓殿兩代豪元晦處讒真活潑汝愚憂國自煎熬南來偶見
椒丘稿一夜思公幾百遭

寂寞椒丘何處尋椒丘文學擅當今師心未信陳公甫好古
真知丘仲深雲谷已成脩史志天津自愛打爭吟個中剩有

文肅公外集

望

青田老德義風流吾亦欽

江西監察御史陳銓題

爲分辨小過以全大臣名節事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巡按江西監察御史陳銓等題嘗聞用舍固由于天因得罪而舍者大丈夫有終身之玷進退固聽乎命因斥逐而退者士君子蒙沒齒之羞此大臣小臣之當分大過小過之當辨也昔陳平受諸將之金而不見罪於漢高趙普納吳越之賂而不見斥於宋祖故二君者豈敢用其不廉不法之臣哉一則取其有戰敵之能一則重其爲社稷之臣心雖知之未嘗顯言而置於法蓋欲全其大義而隱其小過也視

文肅公外集

四

彼以二卵而棄千城之將者其賢否何如哉洪惟祖宗制律立法有八議之條而賢能故舊之不棄有六贓之罪而親故餽送之未聞也又我朝列聖相承重大臣通人情之法律也臣切見刑部尚書何喬新爲鄉里之屬託而得罪不知屬託之罪可原八議免之乎受鄉親之土儀而玷名亦不知親故之物可以六贓坐之乎劾者以一時之見而不察其平日之操存議者以一事之失而不論其平生之得喪荷蒙聖恩念以先帝舊臣不忍加罪放歸田里爲何喬新者粉骨碎身恩莫能報投閑置散樂不可言但臣以何喬新素持操守之名

一旦以失守而舍久著執法之譽一旦以不法而退此所以爲何喬新有終身之玷沒齒之差而未能雪也且何喬新之德政文章臣不敢論謹以臣今昔之所擊見者爲陛下言之臣係湖廣永州衛人成化年間何喬新任湖廣布政使前此任布政者其他賍私亦未悉知凡遇府州縣僉送農民到司假以區罰紙價爲由每名或罰銀一兩或罰銀五兩方得撥叅更役一年之間不下萬兩任隨花銷侵欺積弊之久遂爲當得自何喬新到任之後州縣農民不許濫僉區罰之弊盡行革去科派無損益之私錢糧無那移之弊民懷吏畏清徹

文肅公外集

五

湖湘至今人尚思之此何喬新操守之實跡一也成化二十二年因四川播州宣慰司宣慰使楊愛與弟楊友訐奏不軌不法重情蒙朝廷差遣何喬新同錦衣衛指揮劉剛等詣彼勘問臣彼時任四川內江縣知縣蒙何喬新等取臣前去委用勘事臣見得何喬新一以朝廷委任爲重二以地方生靈是念不爲目前之謀必圖經久之計凡楊愛楊友所奏事情逐一勘問明白奏蒙將楊友革其衛門隸屬軍衛削其官爵安置有司存其產業周急用度凡百處置一出於公無不停當使楊愛之禍已息楊友之心已安彼時何喬新若肯徇私

而存留楊友之官爵不葺安撫之衙門則萬金之富可立而
至今日楊愛楊友兄弟讐殺之禍豈能得已乎卽今廣西土
官連年讐殺皆由上司處置不得其宜蓋可見矣此何喬新
之實跡二也臣於弘治十年八月初二日欽奉上命黜差巡
按江西訪得何喬新自蒙朝廷容罪歸家常懷感激畧無怨
言閉門託疾而親朋不得覩其形晦跡潛身而官府不得見
其面所存益正所養益高此何喬新操守之實跡三也夫以
何喬新始而堅操守於居官之時終而全節介於退閑之日
何爲受親故之物貽全德之累是辭十萬而受萬也雖欲致

文肅公外集

吳

富豈爲此哉此臣之所以爲何喬新不能不發長嘆而太息
也昔宋趙抃在言路彈劾不避權貴常欲朝廷別白君子小
人其言曰小人雖有過當力遏而絕之君子不幸誣誤當保
全愛惜以成就其德於戲趙抃之言可謂深識遠慮真知大
體之論矣奈何何喬新稟賦之性太急惡惡之心太甚得罪
於人者頗多今至此孰肯爲彼陳其事而雪其恥耶此臣之
所以諄諄言之切切辨之者豈敢沽名於人市恩於彼哉蓋
爲大臣不可不敬也小過不可不宥也不然周公何以謂魯
公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伏望聖恩以大臣爲重以故舊爲

念以小過爲宥斷自宸衷乞勅吏部合無查勘何喬新如無
疾可用則行取任用如老病不起則慰勞嘉獎以存君臣故
舊之恩以雪終身汗辱之玷以全進退用舍之正非惟何喬
新一人感聖恩於無涯則普天率土亦皆知聖明徵大臣宥
小過之洪恩也凡居臣下孰不披肝瀝膽致身盡忠於國哉
臣以庸愚叨居言路凡有所見不敢緘默昧死上言于昌天
威不勝惶懼隕越之至等因該通政使司官員奏奉聖旨該
衙門知道

文肅公外集

畢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林俊題

爲乞恩褒異舊臣事據江西建昌府申據廣昌縣報弘治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本縣致仕刑部尚書何喬新病故看得本官敷歷中外全德始終致仕十有餘年足跡不入城府聲色貨利素不嬰心著書立言老尤造妙誠爲中朝者望名世碩臣緣本官與刑部尚書彭韶吏部侍郎葉盛人望相同各申乞照彭韶贈太子少保葉盛謚文莊事例奏請贈謚及賜祭葬以快人心等因到臣行問又據江西布政司呈同前事查得何喬新妻夫人吳氏先於本年二月內病故已經奏

文肅公外集

吳

差進士林魁督造墳塋本官丁憂回家守制行委該府同知沈景督造外臣聞何喬新與彭韶先爲刑部屬官並負盛名積官俱至刑部尚書彭韶忠亮懿醇何喬新貞方恭慎又各儒術精究吏事熟諳得古人之深以同任天下之重當時言完德純名文學政事節概皆屬心焉及值序已極請老歸榮識者尤以不盡用爲歎疏起者再四彭韶沒有贈謚仰悉我聖天子優異名德盛心然彭韶學有經緯道適中和危言峻行廉問貞風文有也正有也忠與節與恪與清與憲則又有也其視葉盛學行同而事功過之葉盛得謚文彭韶宜無靳

况追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吳訥謚文恪南京吏部尚書魏
驥謚文靖彭韶實足並美嗣休又宋臣歐陽修謚文忠范仲
淹謚文正論者謂彭韶正色立朝先憂爲國生今之世無愧
古人沒而易名宜亦近之不知定議之時何取惠安之義捨
大錄細不類其人不足服中外之心爲後世史書之信今何
喬新之卒茲府兼舉彭韶官階葉盛文莊事例爲言似亦有
未嫌于彭韶之謚而欲求昇何喬新以文者或疑彭韶何喬
新非出翰禁不得謚文不知謚以責名實公是非聖君賢相
所以右人文昭信史而風動士夫者端亦藉是况吳訥葉盛
文肅公外集

覽

魏驥近事甚明而李時勉先謚文毅曹鼐謚文襄王英謚文
安後各謚文忠著例歷歷可舉者哉此臣所以不揆狂昧特
爲申請伏望陛下褒崇舊德特隆何喬新贈祭開壙之典仍
勅翰林院叅詳臣奏揆以公義將彭韶再議與何喬新果合
文正忠獻貞宣恭肅憲恪謚法具議上請聖裁易去彭韶惠
安舊謚庶名實允符臣工胥勸緣係褒異舊臣及改謚事埋
未敢擅便爲此具本謹題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韓邦問題

爲乞恩優厚病故大臣事據江西建昌府廣昌縣申據本縣東隅一圖官籍何延祿狀告有祖母夫人吳氏先於弘治十四年二月內病故將情具告申達蒙朝廷差有進士林祭葬中途丁憂去訖一向未舉今於弘治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有祖刑部尚書何喬新亦故乞憫念申達合于上司轉行具奏照例贈謚祭葬庶不有孤恩典等因備申到臣照得刑部尚書何喬新歷官年久終始一節文章政事歸然人望進而立朝則足爲天下之倚望退而居家則足爲鄉邦之儀刑

文肅公外集

五

今其病故殊可憐惜况兩喪在家子幼孫弱尤宜優厚如蒙乞勅該衙門查照將已故刑部尚書何喬新考其平生履行若何照例加以贈謚賜以祭葬俾夫妻有歸子孫有望以爲聖朝人臣之勸緣係乞恩優厚病故大臣事理未敢擅便謹題

吏科給事中吳世忠謹題

爲公贈謚以彰勸懲事先該傳聞江西致仕刑部尚書何喬新病故士類咨嗟皆有哲人漸逝之嘆續該欽差巡視江西地方右僉都御史林俊奏乞聖恩欲與贈謚祭葬并欲與彭韶改謚奉聖旨該衙門看了來說欽此欽遵前之嘆者又有公道不泯聖鑒不忘之喜該吏部查照彭韶贈官事例覆奏又奉聖旨何喬新還查他致仕緣由明白來說命下之後臣等且喜且疑不知陛下知其致仕被誣不辨而去而欲與之洗濯耶將聖意或他有所在也臣考何喬新始自刑部主事

文肅公外集

至

歷陞尚書學行俱優政事兼備忠勤剛介老而桀堅識與不識莫不高尚其行及御史鄒魯等嗔其薦用魏紳奪伊寺丞聽受人言誣以小事本官一辭不辯歛然而歸識者聞之莫不益高其志及居林下閉門著書賓客不接州縣不通聞四川有土官感其公道不遠千里資以棺木藥食之費其禮頗厚其意甚勤本官拒辭一無所受夫於此不受則其他可知於致仕之日不受則其平日可知而何喬新之名又充滿於士大夫之耳較諸他人居家奔趨貪濁遑遑不已者真鸞鳳之於鴟鴞矣此則何喬新之素行清朝之完人也今鄒魯擅

於聖明死於積惡人皆爲公道之慶爲何喬新之快陛下因是而盡滌其微染重賜其贈謚實爲海內衆人之心豈徒何喬新一人之幸必若因其致仕之誣而并疑其贈謚之典則如蔣之奇常誣奏歐陽修而後日太師文忠之贈謚愈顯胡絃輩常誣奏朱熹而後日太師文公之贈謚愈光蓋好惡者一時之私贈謚者萬世之公况何喬新之誣旣小且誣又非一臣之比陛下何疑於此而欲廢此公典也哉臣又論之夫爲善去惡者君子之本心好善惡惡者天下之公論而操縱予奪人主之大權若官爵贈謚必加於善人而不及於惡德則公道以服善人以勸若一概濫施於惡德而善人反不能及雖及之而不稱情彼君子孳孳爲善之心或不以有無而爲榮辱第恐人心不服衆論不貴而在上將無所施其勸懲之典此則國家所宜以爲慮者是以前代聖帝明王以及於我朝列聖於臣子贈謚必從人之公論而不敢論一己之好憎甚或予之而復奪畀之而復收必求至於名實相稱而後已者非徒爲其人之榮辱計實亦爲國家勸懲計也夫蓋棺事定之後而尤公論不明則中人何利於爲善而小人何憚於爲惡則在上又將何以勸沮之邪臣愚謂國家所宜以爲

慮者意竊如此伏望陛下深念何喬新彭韶砥礪名節為時
名臣有光聖代勅下該部將何喬新被誣之事先與洗濯仍
并將二人平生文行重加考議賜以高節重以美謚以慰忠
魂以愜公論其餘老臣負天下名望或在林下遠方者亦及
時取用毋使如何喬新等既歿而空惜之臣子幸甚天下幸
甚

臣不勝惜賢為國之意謹具奏聞

江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建昌府廣昌縣知縣張濂奏
爲錄遺功以勵人心事准本府帖下抄蒙合于上司案驗備
奉吏部勘合於正德十年六月內陛下可給事中毛憲所奏
開稱錄文學之臣則自永樂以後闡文立教如尚書薛瑄大
學士丘濬等皆究心吾道講明性理文章著述是範後學與
凡聞見未及所當錄者一體上請恩命如前頒賜後該本部
覆奏奉聖旨是欽此欽遵通行巡按衙門且欲叅以監司守
令之見等因到臣准此臣伏見本縣已故刑部尚書何喬新
由進士歷官刑部尚書累上疏求罷政尋蒙孝廟准令以禮

文肅公外集

卷

致仕歸家杜門著書足跡未嘗至城府後該大理寺屠勳及
給事中楊廉等屢薦不復起弘治十五年十二月內喬新終
於其家朝廷遣官諭祭及塋亦如之臣仰見先帝優禮故官
藹然唐虞氣象而出於尋常萬萬矣臣竊祿茲土查看得喬
新歷官中外全德始終篤學力行清脩苦節其仕也有功有
烈其處也有德有言嘗與大學士丘濬爲道義交平居每相
語曰吾與子相知不啻君實景仁不幸死則後死者銘之此
其自負爲何如而其志豈易量哉今丘濬之書家傳人誦而
喬新其友也記曰不知其人視其友况其平生出處大致彰

彰較明如是而使之寂寥無聞吏茲土者固與有其責矣既
又獲覩其門人提學副使蔡清所作小傳歷溯師友淵源備
見規模宏遠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
垂世其信道之篤旣無愧於薛瑄而著述之多實可配乎丘
濬柰何數經兵火不過存什一於千萬耳臣竊惜之間又訪
其致政家居也安貧守節樂道忘年聞有四川土官感其在
任公道之恩不遠千里壽以棺木藥食之費其禮頗厚其意
甚勤喬新堅然却之一無所受夫晚年如此則壯歲可知致
事如此則守官可知蓋由其平日謹獨工夫深潛縝密無所

文肅公外集

壹

爲而爲義者故其辭受取與之際又盡彰彰較明如是真可
謂昭代之耆儒夫豈獨近世之名宦雖其前長刑部秉道嫉
邪爲讒夫鄒魯所誣然而賣宅卽行沒齒無怨深得大臣體
清議之在昔固以甚明公論之至今久愈難掩前該巡按御
史陳銓已經具奏辯其誣謗之故又該巡撫都御史林俊疏
其行事欲舉贈謚之章而給事中吳世忠又詳議而申論之
且曰鄒魯擯於聖朝斃於積惡人皆爲公道之慶爲何喬新
之快因是而重賜其贈謚實惟海內衆人之心又曰如蔣之
奇嘗誣奏歐陽脩而後日太史文忠之贈謚愈顯明紘輩嘗

誣奏朱熹而後曰太史文公之贈謚愈光蓋誣善者羣小之私而贈謚者萬世之公此臣於喬新所以表其爲昭代之著儒而不但稱之爲近世之名宦凡以此也其肩也不久則其伸也不大其晦也不久則其光也不長臣仰惟先帝之於喬新可謂無負而羣臣建白又如是之力當時吏茲土者萬一能將順德意則贈謚之典亦不至於久曠矣惟其未然臣又竊伏惜之曾見名臣錄內尚書魏驥致仕病故蕭山知縣李華上疏請謚後得賜謚文清嘗欲授此事例再爲喬新申請顧念遠臣之體當務晦藏是以對案紬思將作復止詎意伏

文肅公外集

姜

遇聖明舉行曠典羣臣將順之不暇此固千載一時也臣以踈遠之微亦與博訪之列敢不奉承詔旨宣揚上德而共成此清明盛事哉今准該蒙備奉前因質之鄉評叅以衆論同然一辭臣過不自揆竊惟喬新所有贈謚及錄廕之典委的事體相應但恩典出自朝廷國是須歸廊廟如蒙皇上俞允乞勅吏部看詳臣奏仍行禮部議擬應得謚法一體施行則賢人君子有所資以爲善而世之所謂讒夫者亦將有所憚而不敢爲惡矣豈特何喬新之幸實斯道斯文之大幸也臣無任悚慄惶恐待罪之至爲此具本順差縣吏譚輝謹齎捧

奏奉聖旨是何喬新學行俱優始終全德准贈太子少傅賡
子孫一人入監讀書欽此

加公外集

卷



江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建昌府廣昌縣知縣陳錫奏
爲照例乞恩補廕事臣伏聞本縣已故刑部尚書何喬新由
進士歷授南京禮部主客清吏司主事復改刑部陝西清吏
司主事歷陞本部廣東清吏司員外郎郎中福建按察司副
使河南按察司按察使湖廣布政司左布政使精通吏事在
在有聲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植安邊禦敵之功
陞左副都御史清理刑獄馳伸寃理枉之譽陞刑部左侍郎
疑獄悉辯羣情懾伏陞南京刑部尚書未幾入爲刑部尚書
邦禁嚴明刑罰得中旣而累疏乞休尋蒙孝廟准命以禮致

文肅公外集

五

仕歸家杜門著書足跡不至城府後該大理寺屠勳及給事
中楊廉等屢薦不起是其進也有功有烈足爲天下之倚重
其退也有德有言足爲鄉邦之儀刑誠爲中朝耆望名世碩
臣弘治拾伍年拾貳月內終於其家伏蒙朝廷遣官賜以葬
祭後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林俊右副都御史韓邦問吏科
給事中吳世忠本縣知縣張澤各具奏請加贈謚及錄廕伏
蒙武宗皇帝聖旨是何喬新學行俱優始終全德准贈太子
少保蔭子孫一人入監讀書欽此至正德拾貳年貳月貳拾
伍日伏蒙朝廷誥命特謚文肅夫崇德報功帝王盛典臣仰

見先帝之待喬新恩禮加隆誠無負於舊臣矣緣喬新原廕男何承鳳忽於嘉靖叁年拾貳月內病故合邑士民咸爲傷悲臣吏茲土亦慨其雖沾錄廕未膺祿仕先朝恩典不無虛負隨准本縣關據本縣儒學生員何洛呈稱委係何喬新曾孫相應補廕呈乞備由奏請補廕等因到臣臣查得正德十年拾壹月內本縣奉到都察院巡按江西壹千叁拾號勘合劄付一道爲錄遺功以勵人心事內開丘濬廣東瓊山縣人由進士歷任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在任病故贈太傅特進左柱國謚文莊廕孫丘黃授尚寶司司

文肅公文集

五

丞未任病故正德九年該伊母韓氏奏請將孫男丘郊補廕吏部左侍郎葉盛病故後該部照例查取孫男葉孟琪補廕臣切照何喬新與丘濬葉盛人望相同其廕子不幸大率亦相類丘郊葉孟琪旣得補廕則何洛亦得照例補廕矣但恩典由自朝廷國是須歸廊廟如蒙皇上俞允乞勅該部詳看臣奏仍行該部議擬查例將何洛補廕施行則舊臣之遺功可表先朝之恩典不負亦足以激勵人心於將來矣臣不勝惶悚待罪之至等因具本該通政使司官奏奉聖旨該部知道嘉靖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吏部覆題二十九日奉聖旨是

何洛准補歷欽此

文肅公外集



重刻文肅公椒丘集跋

椒丘文集先祖文肅公所著流傳海寓者已二百餘年文肅公爲有明名臣理學經濟並昭國史天下仰其人因以思其文見其文益想見其爲人諸名公鉅卿飛柬購求者甚衆或秉憲江國移檄郡縣徵求珍之如天球河圖不少異自鼎革屢歷兵燹集板殘逸然上憲之採訪徵購如故也先是家藏舊本猶足以應邇則舊本

政一

行且盡

臺

大懼先烈乎澤之遂湮沒幾圖重梓

力薄未能也近令浦城適山陽宗叔梅庄先生任八閩驛憲篤宗盟之雅叙世系談先公軼事論及茲集欣然有重鋟已任意因未覓舊本志尚闕如迨臺謝事旋里而梅庄先生督糧兩浙復走拜謁相得益歡甚侄孫大綸亦泛舟遊

臺

西子湖邊持文集舊本壹帙來因上之梅庄先生重訂授梓臺與大綸同載以歸先公手澤於

是乎重光天壤不朽矣但字簡稍錯魯魚混淆
第浩然執舊本復加詳訂正其訛補其闕而是
集遂釐然煥然較舊本而加麗讀是書者其長
如天球河圖之在目而益想見先公之爲人也
夫公著作甚富有周禮集註續百將傳勲賢琬
琰集皆已行世以其有專書故是集皆不載喬
孫三臺謹識

跋二



